

2017-2018

中国好小说

〔中篇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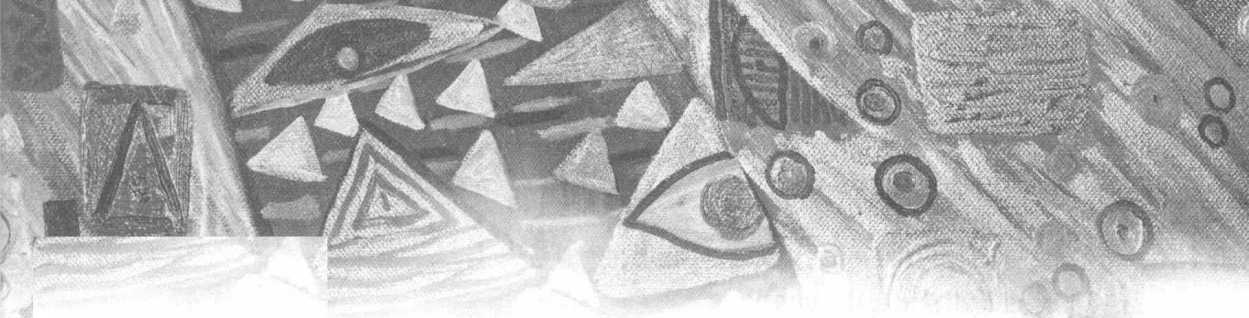
小说选刊／选编



王 蒙	女神
张抗抗	把灯光调亮
孙 频	东山宴
老 藤	黑画眉
石一枫	借命而生
曹 寇	母亲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2017-2018

中国好小说

〔中篇卷〕

小说选刊 / 选编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7—2018 中国好小说·中篇卷 / 小说选刊选编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9.2

ISBN 978-7-5068-7200-3

I. ①2… II. ①小…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87538 号

2017—2018 中国好小说·中篇卷

小说选刊 选编

图书策划 武 斌

责任编辑 牛 超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总编室) (010) 52257140(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80 千字

印 张 23.25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7200-3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女 神 □ 王 蒙 / 001

把灯光调亮 □ 张抗抗 / 055

东山宴 □ 孙 频 / 097

黑画眉 □ 老 藤 / 147

借命而生 □ 石一枫 / 176

母 亲 □ 曹 寇 / 338

女神

□ 王蒙

1

在我年轻的时候，认为最美好的地方是陆地上波光摇曳、喁喁软语的湖泊。而全世界最美丽的湖水当然只能是北海公园太液池：金鳌玉蜆、琼岛春阴、藏式白塔、永安与陟山石桥、蓬莱、瀛洲、方丈仙山、漪澜堂、五爪树、流苏树、小小游船，如诗如画，如“让我们荡起双桨”“看我们的辫子迎风摆”，如——不仅是如，它就是少年时代观止醉止的天堂。我那时候想的是北京为什么好？因为北京有北海公园。

那时候北海远没有太多的游客，特别是老年游客，那时候除了国民党谁都不老，或许是等不到老就死光了。而现在到处都是老人，首先是我自己，我已经真的有点老啦。现在一进公园成百上千的老人在那里玩我们这儿独有的太极柔力球，曲曲弯弯，黏黏糊糊，样子似网球也像羽毛球，我

们的老人玩起来得心应手，绕指缠身，小德或者小威，李宗伟或者林丹，见到这样的游戏说不准会晕倒在地。

从前我很年轻，见到的到处都是年轻。北海属于青年。我们在北海公园组织团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们合唱“年轻人，火热的心”、“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朗诵艾青、马雅可夫斯基、闻捷，还有土耳其革命作家希克梅特与智利诗人聂鲁达、巴西诗人亚玛多。后来才知道了苏联的特瓦尔陀夫斯基与叶甫图申科。

八年后出现了另一个长大了、受到锻炼了的王某。度过了约与“七七事变”到二战结束同样长时间，我与新疆乌鲁木齐—伊犁公路上迎面呼啸而来的三台海子—赛里木湖撞了个正着。后来我计算了好久，才确知赛里木湖面积大约是北海太液池面积的一万倍。我追求在我的小说新作里对于二者水域之比宣示一个精准的说法。我的生活、狠心、视野与承受包容能力以万倍规模扩充。一九六五年四月迎面驶来的赛里木湖使到新疆刚刚一年的王某蓦地一惊，大喜过望，为新的辽阔天地而自傲，为新的困难提供的新可能而欢呼。海拔两千多米，人烟稀少，见得着的只有两三户哈萨克牧民毡房和个把护林人的俄罗斯式刷漆木屋。在满山的云杉林与挡雪挡畜栅栏下面，一个蓝得使人落泪、大得使人尬跳、静得使人朦胧、空得使人羽化而登仙至少是鱼化而入水的高山咸水大湖，它正在改变王某的生活与世界观，改变当时习惯于羞羞答答地自谦为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一个叽叽喳喳的甜里带酸的鸟儿，改变斯人的神经末梢感觉与梦。

然后许多的并不像王写到诗里去的“日子”的日子过去了，王已经不再吸烟，王写作发表了许多字儿与许多篇页，王羞愧万分地无地自容地拥有了一串头衔，也引起了一些闲言碎语，王三十七年前已被高级领导称为“老作家”。但那个时候王的浓密的头发当中一根白的也没有。后来该匆匆的当然匆匆，该迟迟的依然迟迟。后来王比较正常地过日子了，一九九六

年盛夏初秋，出访德国马克思出生地特里尔并在大学讲演后，访奥地利维也纳参加论坛前，来瑞士联邦，途中小憩，到了日内瓦湖边。

日内瓦湖在法国和本地这边叫作莱芒湖。它的面积二百二十平方公里，约是赛里木湖一半，它四面是阿尔卑斯山系丘陵。来自德国莱茵河，去向法国，海拔三百七十二米，面积是新疆赛里木湖六分之一，但是它的一千米还多的水深是赛里木湖水深的十多倍。最主要的，它是欧洲瑞、法、德三国的湖，它周边一系列美丽精致的小镇，它水面上是黑色白色的天鹅与它们的孩子灰不溜秋的丑小鸭。它尤其是著名的国际大都市日内瓦的湖，日内瓦有联合国的二十几个机构在此，还有一战后国际联盟用过的万国宫，一九五四年初登世界舞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与莫洛托夫、杜勒斯、艾登、范文同、南日……在这里举行了日内瓦会议，总理宴请过卓别林。在另侧的湖畔，有爱因斯坦、埃德加·斯诺的故居与好几个卓别林雕像。这里还云集了最好的手表品牌劳力士、IWC 能工巧匠，化妆品蒂芙尼、巴黎恋人、尚天猫香水与瑞士莲巧克力的气味与湖水的清凉微腥气息。它是人、湖、欧洲、地球故事的大满贯。

而赛里木湖是天湖天和，是抓到手里就排列好了的“清一色”与“一条龙”。是雪山与枞树林、野苹果与哈熊，它是中国新疆北部的一条主要国家公路的湖。上世纪末它才引进了鱈鱼。最近，它的旅游活动才发动与发达起来了。开发赛里木湖的说法使一些关心环境的人忧心忡忡。

2

那是一个迷人的下午，美好得让你昏昏欲睡。早晨我与妻沉浸在“她是瑞士？”“她是诺富特伯尔尼展览会酒店？”的把摸不定的微醺里。

好像在一次倒凤颠鸾的酣畅以后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吃完了半生不

熟的煎蛋和冷牛奶泡干果与果干以后，我们晕晕乎乎到了瑞士首都伯尔尼附近天崩地裂的“响泉”。那断然的山势，愤然的流水，凜然的浪涛、雷霆，毅然出击与威严宣告……我们禁不住需要寻求一个答案：它是不是中立却绝不温柔？加上它的世界驰名的军刀，它很阳刚。它为法皇路易十六提供的雇佣军卫队，全部尽职战死。

午饭后到达洛桑。是不是一座懒洋洋的城市？呵，今天星期六，著名的奥林匹克博物馆静谧悄悄，锁闭严严。有雕塑，它们健康、青春、竞技、狂飙而且性感；而洛桑市民却是轻柔的与无声的。几个少年在博物馆前玩蹦床与滑轮。他们像青蛙、像鸟、像猿，像奏鸣曲与回旋曲。城市是太静了。我们那里从来没有这样安静的城市，我们生活在一个吵吵闹闹的地方。我意识到美妙得意的欧洲之旅前自己忘记了与那位热心干练的世界公民作家大姐取得联系。本来，洛桑是韩素音女士常住的地方，她的永久通讯地址是在洛桑。她不止一次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直到周总理去了，一切变了，她对故国的祝福不变。

这样我们就提早告别寂寂洛桑，到达著名的日内瓦，它的名称充满了历史，到这里以后我又想起了随总理来参加那次旷日持久的会谈的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还有法国后来换来的戴高乐派富尔与美国代团长史密斯。我在这儿的日程多出了一个多小时空闲。难得浮生半日，而且是闲在神话般的日内瓦。晚饭后在这里，有一项官方庆祝演出要参加，现在正好也只能在日内瓦湖边闲逛。我们将有足够的虚静，无主题地享受城市与湖的端庄清秀。

我在游人大长椅上缓缓坐下。我在湖西南面看着对岸方方正正、大大方方的六层楼房，还有纷纷国旗、市旗、州旗。他们很喜欢自己的正方形红地白十字架国旗。与旗一样多的是游艇、快艇与帆船。还有那夸张的直射云天一百四十米的人造喷泉。因大压力而直喷上去的钢筋式水柱似乎分



开了几个节点，似乎是你顶着我、我顶着他地接力攀登。而当水从最高处坠落下来的时候，被湖面的风吹成一角狭长的扇面，与钢筋形成一个三角形斜塔。距湖不远的另一把游客椅上坐着一位身穿灰色短外衣的老妇人，她的衣服与背影使我觉得雅致与亲切。她面对湖水，只是在脸部转动的时候，时而让我看到她的左半或者右半个脸庞。她的清秀与文静，我是说素养，令我惊叹。她右手拿着一个淡黄色飞盘，想起来就把飞盘旋转抛掷出去，一条哈士奇——西伯利亚雪橇犬，飞跃追跟，不等飞盘落下，跃起从空中叼盘飞奔归来。抛起的物品，从升高到下降，有一刹那是停留在空中的。我觉得有趣。犬很潇洒，人很老到，湖很安宁，动作若实若虚，盘子若圆若扁，两次抛出时间相隔或急迫或徐缓，旋转若均匀若突然颠簸打破，飞行路线或直或曲，飞行速度快快慢慢，狗嘴若凶猛若轻松适意，一切都是不固定也不准确的。我陶醉在盘子飞行所形成的线条里。我等待着每一次抛出与每一次反转，我始终非早即迟，非快即慢，不是等得发急就是没有等到集中起注意力来已经被飞盘甩过去了，乃至忘记了本来要的是看什么。

后来我自己也不理解为什么我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灰衣妇人与她的飞盘与雪橇犬而不是被称为世界奇观的高高的喷泉上。差不多一个小时。温暖的阳光照得我发困发呆。我坚信幸福使人呆困或者是呆困给人幸福。到达瑞士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没有好好地听响泉，没有好好地吃热狗，没有好好看青年男女的蹦床翻腾，没有好好看山水与世界著名都市。我没有想清楚为什么这里是确凿的日内瓦而绝对不会是平壤或者张家口，其实平壤的大同江面也有更热闹的会唱歌跳舞的一组喷泉。我只是看着灰色套装、女人、一条同样身材上佳的好狗，湖水对我这个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给予安慰的催眠。

隐约中我戴上了罗马帝国恺撒大帝军团的帽盔，金属的反光令我晕眩。我已经无法判断是不是继续披挂上了恺撒军团的铠甲。我是不是要睡

着了呢？我是不是瞬间深沉堕入了梦乡，六十岁以后我已经有了瞬间入梦的福气，新疆农民告诉我，老马就是这样睡的，进入梦乡，几秒钟后回到现实。出国旅行，对于我最重要的就是睡眠，年过六十，你想不清是不是旅行是为了好好睡眠，或者是睡眠好是为了旅行。我必须承认到达苏黎世或者巴黎、因斯布鲁克或者西西里，我首要地重视的不是参观谈话而是睡眠。游客不会缺少饮食与见闻、趣味与抱怨，我们也日益不缺少美元与瑞士法郎，还有与西方朋友的意识形态切磋。我们缺觉。我爱睡眠，我更爱半睡半醒，出入于睡眠与清醒间的那两个大厅的过道与抻拉门，一分钟往返五十次。我要溶化，我要溶化，就在这儿，我溶化了。

我一下子矮了下来。我一下子膨胀了老大老高，我在干什么，我在飞翔，我在升起，我在寻找，我在迎接。我如龙如蛇如电。我接到了，我抓住了，不，是我咬住了一枚淡黄色的，也许是淡绿淡紫或者淡红色的飞盘，过渡着转移着舞蹈着挥洒着消散着。我欢蹦乱跳地跑到了主人腿边，我成功得像一缕飞马脖子上的鬃毛，我快乐得像一组肥皂泡，我幸福得像森林与湖畔会说话的风，我流畅得像怀素和尚的狂草运笔，像乐队指挥上下翻腾而且点点戳戳的木棒，我自由得像小提琴曲音符，我强烈得像少年男女的拥抱与出入。真好笑，我做了一个多么古怪的梦，我坚信我是少有的小说人，你做一个这样的梦试试，如男，如女，如神，如狗，如龙蛇鱼兔，如云烟水雾。现在的号称作家的中外人士当中，有谁有能力获得一个类似的文学主体？我的特点是梦里保持着虚构的清醒与思维，而在清醒的主体意识中随时可以跳进梦的河流与星空，哪怕深渊。

那么有希望回到二十年前的蝴蝶躯壳里。二十来年过去了，我找到了雨点般多的故事，像德国民歌《洛丽塔》中唱的。然后我醒了过来，我想我也许没有成功。这时有几名瑞士人打着“雪山狮子”旗吵吵闹闹，大呼小叫，从身旁走过。他们并不是藏族人，他们也不太像瑞士本地人，他们是

为了抗议晚间的集会而来到这边的。我莫名其妙地站立了起来，看到灰衣、飞盘与狗，正在离去。我看到了它们的主人，那个个子不高的女子的脸孔，她有一张东方女人的脸，她的眼窝不像多数欧洲人那样深邃与拉长。她眼睛不大，但左右两只眼拉开了一点距离，她双目的布局舒展、开阔而且英武，她的目光却是谦和与内敛的。她的下巴微带嘲弄地稍稍翘起，她的身材无与伦比。她走过我轻盈如云朵，没等我回过神来她已经走远，但是我确信，她走过我时飞快地看了我一眼。而且，她认得我。

我相信，如遭电光石火，心头一闪，没有任何理由地，因此是绝对地，没有根据、即无厘头地，因此是无条件与不需要举证地相信：她就是你。

3

前提是这篇作品中的我当真是“我”的一半多，而“她”是“你”的一多半。所以我愿意称这部作品是非虚构（non-fiction）小说，说不定我们的同胞宁愿将它视作报告文学。不在意文学的人更在意文体。

非虚构，也就是说六十年前我的体重五十三公斤，每天读诗和写诗，大段背诵契诃夫戏剧《樱桃园》中塔尼娅与《万尼亚舅舅》中万尼亚的台词，读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动辄失魂落魄到深夜，仍然不明白他老人家为什么将“悲剧”命名“喜剧”。用五角钱一张炭质唱片听柴可夫斯基与司美塔那的时候关闭所有电灯，并为此受到党组织生活会议上的批评帮助。后来沉迷于文学写作，疯疯傻傻，造成了作为干部如今被鬼迷心窍地称为仕途的彻底负面影响。然后我体会了许多大作家的内心焦灼，连担任过夏伯阳的政委的富尔曼诺夫也在日记上说，他写夏伯阳的书快要完成时，自己可能成功而誉满全球的念头令他发疯。我不明白这样的“一本书主义”议论

怎么可能不受到粉碎性批判。他们的回忆录令我潸然泪下……很快我的一篇文章引起轰动，远在牛气冲天的自我期待之前。

一九五七年春，两个月前我在最辉煌的文学刊物上读到了半个世纪后日内瓦湖边突然想念起来的你的小说。你写得熟练大气、举重若轻、得心应手，优雅然而不免——说不清为什么，我觉察到了你心灵上的一点似乎可以叫作高处不胜寒的憔悴。你写一个假日，写假日休息与个人家庭生活的被剥夺，写本来可以不剥夺的人的一点小小的愿望的任意失落，写一对夫妻和另一对小夫妻。另一对小夫妻好像是此对夫妻身后的影子，这影子逐渐缩小和黯淡。你显然很熟悉高大上生活，高大上机关单位，高大上口号与道理，还有高大上冲浪中的渺小悲欢，如一艘巨轮边的巨浪中跌跌撞撞的小鱼。你文气浩然，信手拈来，胸有成竹，琳琅满目。你的小说人物渺小卑微，亲切如烧饼油条、女人发卡手绢、买烤白薯找回的零钱。喜欢它们却又为之鼻酸。

我也喜欢你的另一篇小说与你对于朗诵诗的见解，五十多年前你已经反对与抨击那种嗷嗷地叫喊的千篇一律、装腔作势朗诵腔调。而后，这种腔调延伸发展，甚至在我出席七十余年前上过的小学母校秋季始业开学典礼的时候，我从小学生的讲话中，不仅听到了陈词滥调的大人腔八股腔，也听到了嗷嗷叫的朗诵调。

而后过了差不多一年，我的一九五六年秋天发表，其实是春天写就的习作一石激起千层浪，突然引起了惊喜、注意与如临大敌的恐怖。习惯中出现了不习惯，于是有人惊喜莫名，无法习惯那些绝对不应习惯的冒头，于是痛感作者“作”大发了，其灭亡不可避免，自身予以保持距离地声讨、落井下石以获保全乃题中必有之义。突然，峰回路转，东风浩荡，云过天青，转危为安，声如洪钟，歌如潮涌，旗如篝火，合唱齐唱法国号双簧管铙钹齐鸣地共颂“双百”时代隆重降临。

党的机关报纸用一个版刊登了为本人习作与编辑问题召集的座谈会上的全部发言。小小的王某名字出现在大号字副标题里。发言谦虚谨慎善良，不愧是一名小老地下党员和久受教育栽培的青年工作干部，庶几能背诵毛主席《反对自由主义》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多数段落。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你的信，那时候人民的邮政服务是多么细腻而且高效啊。我曾把人民的邮递员错误地称为旧社会习用的“邮差”，立即受到了编辑部的帮助改正。历史篇章每一页都在从头开始。

这里要说的是字迹，那时候还不会用“书法”这个双字词，我甚至莫名其妙地疏离“书法”云云，我觉得书法是对于创造力、求新意识、生命力的残酷消磨。我相信的是汉字加专制主义将被民主与拼音文字取代的“进步”观念，这是吕叔湘教授所主张的。我最同情的是被乃父折磨写小楷的贾宝玉。但是你的信封与信笺上的字迹立刻使我爱不释手，如醉如痴，一时间亲切、秀丽、文雅、高傲、自信、清丽、英杰、老练、行云、流水、春花、秋叶、春雨、冬雪、飞燕……各种美名美称美感纷至沓来，我怔在了那里。

你是行书。没有方格却方方正正整齐准确如写在格子里。偶尔突破一下格子束缚，仍然维护着规矩与如皇家近卫军的行伍。它是出格与人格的天然结合。你维护着每一个字的形状，然后充分发挥每个字的方与不方、平衡与不平衡，明显的方块形状与搞不成形状的参差与异态和失态，法度与恣肆。你的笔画与结构雄浑有力，我相信你的手力握千斤，我相信你写字的时候脸上流露着笑容，同时嘴角透露了几分自觉得天独厚的得意。你时而抹出几笔比较粗壮的强健的捺，丰满滋润，而收笔状振奋人心，如骑士“皮靴”，威武温柔典雅。有时也有粗壮的一横。与其说是粗壮不如说是饱满，或者是强悍的温热还有多情多思的赶紧哦。冷与热，方与圆，柔与刚，捆绑与舒畅自由，不逊与平平常常，随随便便与一丝不苟，都流露——不，

洋溢出来了。

我为你的并非书法作品的书法所折服，我为你的绝非炫耀的毛笔字的绽放而兴奋，我拿着你的书信快乐地在房间里转圈，我向前走，向后退，向左转又提起了一个脚尖，我觉得自己已经被邀参加北京饭店要不就是克里姆林宫的舞会。我轻轻地旱地拔葱跳了一下……多米骚、米骚多，我得到了这样一封信，有这样的书写润泽我指点我抚摸我与敲击我，写了什么已经是不重要的了。形式会不会有时候超过了内容呢？因为它是有意味的形式。我那时不懂美学原理，然而那时候我为了美愿意献出生命，我的捅娄子的作品，追求的仍然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孩子气的美的梦想。我沉迷于李商隐与王尔德、安徒生与汤显祖、普希金与保尔·艾吕雅不是偶然。

那时候你三十七岁，我二十二岁零七个月。

你的生活可以说是前紧后松。十七岁结婚与革命。十八岁到达延安，研究鲁迅，写作文学。而后步入领导的高层，从事文秘。三十二岁离开了火热的高层文秘岗位。三十四岁彻底回到家庭，三十六岁又发表了一些作品。三十七岁仍然英姿勃发。然后，你以一去不返的不存在的方式静静地，仍然是热烈地存在着。你永远的三十二至三十七岁。你的写信成为你的真正的清雅与执着。你的孩子郎郎对我说，他可能将来给我一封你写的书信。可以吗？

4

烈烈：我无法把要说的话全写在纸上。

我希望你能感到我与我们对你的始终如一的亲切与关怀。

去年冬与今年春，我曾一再打听轰轰的地址，我想能给远离故乡的少年人一点帮助，哪怕只是精神上的也好，但是未蒙答复。



无论如何，要健康地活着，努力学习，不要被回忆所窒息。

作一个真正刚强的人是不容易得很，但也是可能的。你年纪轻，希望你能像春天一样——它从不将泥泞苦寒的过去（冬）留在自己美丽的土地上，而却使处处开遍了鲜花。

匆匆，语不从心，祝

健康、进步

署名

娘娘与二姑全祝福你。

五月十号

感谢你的儿子给我提供了这封一九八五年信的照片。你的习惯是状语后边应该用“地”的地方仍然用“的”，而“年轻”，你的习惯是写为“年青”。我年轻时候也是这样的，那时候团员一开会就唱“年青人，火热的心”，不是年“轻”人，正字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这是一封在二〇一六年只能算作是三十一年前的信。收信人是你的侄子，一个侄子叫“轰轰”，一个侄子叫“烈烈”，颇为不俗，有趣也有气势，还有时代特点。那是一个气势夺人的时代。我还看到了你的其他信件，看多了，我感觉到你的字迹如风过草地、鸟飞松林，如浮雕挂毯、湖面涟漪，如花坛芳菲、星光灿烂。也许更恰当的比喻是拉赫曼尼罗夫的《练声曲》，用大提琴演奏起来，从容与平静中包含了那么多情感的挣扎，你挣扎得那样高雅与尊贵。我摇头、点头、拭目与轻轻地叹息。我欣赏而且沉醉，温润而且满足。

至于你给王某俺写的信，是一九五七年，是上面这封信再上溯二十八年所写，也是在计划实现全面小康、消除贫困的二〇二〇年的六十三年前的一封信。那封信应该是在我当时所在单位上级机关的文书档案里，

一九五八年前一年的政治运动扫尾中，它应该是被上缴了的吧。你的信让我看见了一张纸上的虚拟太液池，那里的水波要多整齐就有多整齐，要多随意就有多随意，要多美丽就有多自然地美丽。

给我的信大致如下：

王蒙同志：

从报上看到你的发言记录，我很失望。你本来应该把话讲清讲透的，而现在你的发言是多么平和，多么客观，又是多么令人不愉快地老练啊。

我家的电话是 × × × × ×。

敬礼！

署名

那个时候的电话是五位数字。那个年代家里装电话是高级干部、革命资历与地位、权力与级别的象征，一般人有多少阿堵物也是不可能在家中安装得了的。我为之平添了几分敬畏。我从北京市东四区团委机关拨通了你的电话，我听到了你的流利、熟谙、成竹在握的气韵与语气，与我设想的革命家、老干部、知识分子、大姐的质素完全一致。我说：“BW同志吗？我是王蒙。我收到了您的信……”我才一自报家门，听筒里传来了爽朗响亮的大笑声息，像振响了一个铜钟，叮叮当当，乒乒乓乓喝喝。你清清楚楚地说：“王蒙同志呀，现在已经找不到像我这样多事的人啦，哈哈，咯咯咯。”当然，我便无话可说，无需要检讨，无必要解释，没有什么可以“说明”。虽然兹后发生的事情“说明”，你比比你年轻十四岁的俺更年轻。你是多么年轻啊！

不妨一提的还有：后来看到的三十一年前字迹，写得略有潦草，不难

想象的洗澡礼、风雨雷电、社教五敢五气五反三不畏之后，比六十年前那次记忆中的字迹消瘦了，挺拔了，墨也不无窘迫，同时字迹的骨感十分奇绝，如梅如竹如峰如铁。就是说，一九五七年写给俺的那封信，圆润，饱满，酣畅，是你年方三十六的葱茏岁月，美丽年华，肉感与骨感鲜活，如枝如叶如郁金香如玫瑰。那时候你写小说也写评论，那年春天你心情看来不错。如苏联《祖国进行曲》：“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动荡，稀奇，大潮大浪，大开大阖，天旋地转，高歌猛进，俺们的一辈子超过旁人几辈子，俺们亮相与旋转赶上了冰上芭蕾、公主王子，超越花样游泳。终于静下来。终于来到瑞士日内瓦湖边，于是观看着与狗一起玩飞盘的妇人，想起你。资本主义的优雅女人闲散到这种程度，这是令中国同胞发疯的啊！

联想不合逻辑，所以它是纯正联想，不是电脑品牌。也罢。此后连续几天梦见了你与我的信——书法。此生到了六十多岁才品尝出了书法夺魂的昏迷。梦中，你的毛笔字组合如海面，如鱼跃，如花落遍地，如雨挟冰雹遍打千亩苜蓿田。我在一九六八年，迷失在新疆伊犁一眼望不到头的苜蓿地里了，如舰艇沉浮于太平洋面，大雨倾盆，雷电满天，然后雨停，彩虹当空，前后只用了十三分钟，我已经振聋发聩，醍醐灌顶，生而再生，死而复生，找到了亲爱的维吾尔民族村落袅袅炊烟。我于是难忘你的书法与性格。有梦未圆，有字醇厚强劲。

还有一次听一首小号演奏拉丁情歌，一声一断，一长一短，如鸟鸣，如漫步，如词牌《声声慢》，如敲响五更梆子。我想起的是你的书法，行楷。如果是萨克斯风演奏，出来的就应该是龙蛇草书。

这期间也几次打探过你，问到一些老文艺家革命人。他们明明白白多少回答过我一些言语，总是觉得语焉不详，口齿不清，欲说还休，说了等